

青年十九

Qingnian Shijiu

欢镜听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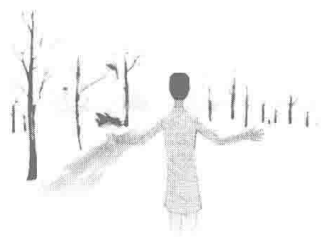
非外借

重庆都市作家丛书

青年十九

Qíngnián Shíjiǔ

欢镜听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年十九 / 欢镜听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229-11253-0

I. ①青… II. ①欢…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2008号

青年十九

QINGNIAN SHIJIU

欢镜听 著

责任编辑: 陈渝生

责任校对: 刘小燕

装帧设计:  周娟 廖明媛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俊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8.5 字数: 115千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1253-0

定价: 23.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青年十九》之一

青美渡口 1

第一章 少男素描 2

第二章 少女素描 4

第三章 陌生的过客 6

第四章 兄妹夜话中的初恋 15

第五章 赶场天 24

第六章 爱情的等待 27

《青年十九》之二

夜航船 29

第一章 乡愁 30

第二章 媒婆 35

第三章 舀水 43

第四章 娇娇 47

第五章 哨叶 53

《青年十九》之三

几渡野情 59

第一章 冷雨 60

第二章 响声 64

第三章 举人 71

第四章 惩罚 77

第五章 幸福 81

第六章 别离 86

《青年十九》之四

野火子 89

第一章 乡风纪事 90

第二章 通宵晚霞 99

第三章 青山姿影 113

第四章 遍地银光 123

青美渡口

Qingmei Dukou

青年十九之一

第一章 少男素描

我回到故乡的时候，夏季之歌已经奏响了。

工作了两年，我也就两年没有回过故乡。本来这次也不打算回来的，因为有红男绿女川流不息的大都市，总比出门即爬山的故乡要好玩多了，热闹多了；加之居住大都市才两年，对一个刚从农村奋斗出来的孩子来说，浓郁的都市风情强烈地诱惑着他，身上的乡土气息也尚未完全褪掉；再加之年方二十，作为弱冠之年的青年人，耍（玩）心尤大。然而，我终究回到了故乡，回到了这块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父亲和母亲知晓我初恋被人欺骗，痛苦万分，承受不住失恋的打击才回到故乡寻求开心，寻求解脱的。于是，父母亲便叫我到几江渡帮妹妹小美推船。也许，温柔的几江水会很快洗涤尽我心中的伤痛。

依旧是那块沙地，依旧是铺在沙地上的绿莹莹的野草，依旧是野草丛中开放着的淡黄色的野花。草地的上空，依旧笼罩着过去那种绿色的雾气。

我第一脚踏进这块绿草如茵的草地上的时候，我第一脚踏在这块神秘莫测的土地上的时候，我便从心里感到有一种同样神秘的浓烈的氛围浸染着我的整个身躯，胸中那颗抑郁而又痛苦的心子在渐渐变轻，变软，变得轻轻飘飘。于是，我停下脚步，惶恐地打量着这片久违了的草地，并将双掌缓缓地伸向空中，像一把巨大的剪刀在慢慢地剪裁天空——一块无边无际色彩常变的布。我久久地站在那儿，突然间莫名其妙如同疯子一样大吼三声：“小青！小青！小青！”吼声在宁静

的草地上扩散开去，吼声骑着风马在闪烁着蓝悠悠光泽的青草叶儿上嚓嚓地踏过去，冲向远方，扑向远方，漫向远方。一边吼一边却在心里问：小青，你他妈的为什么要大吼三声呢？可是，当声音完完全全消失了以后，当那种神秘莫测的氛围重新浸染着我的身心时，我终于恍然大悟：我在呼唤我自己的名字啊！我好久没有呼唤过自己的名字了。

小时候，父母亲唤我的乳名：小乖乖！

读书时，同学们唤我的绰号：小崽儿！

工作了，同事们唤我的姓氏：小青！

谈恋爱，情人则卷起两片嘴唇别出心裁地唤我：噓！

可如今……

是的，名字是一个人的代号，也是表明着一个人的存在。若将这个代号忘记了，也就忘记了自身的存在，忘记了自身的价值。

小青，我在心里恨恨地说，你他妈的差一点忘记了你的代号叫小青。

草地是宁静的，宁静得让人能够听到草叶儿之间相互摩擦出来的沙沙的耳语声；草地是空旷的，空旷得让人感到无边无际就连地平线也不存在。温柔的几江河在上游开了岔，分了家，兵分两路朝下游缓缓走来，然后又汇合在一起同心协力浩浩荡荡地开赴东方。于是，两条河流的中央，便留下了一块空旷的褐色的沙地，德感镇的人们叫它：中坝。野草在中坝上顽强地扎下了根，依赖着少得可怜的一点点营养倔强地生长着，并把一派莹莹的绿色捧向天空，映向天空。因此，中坝上空的天幕也常常是绿色的，而那一朵一朵、一片一片、一团一团的白云便在绿色的天幕上穿来穿去，游来游去，飘来飘去。风吹草地，草叶儿簌簌作响，草叶梢儿一跳一跳的。向远方望去，那些白云纷纷坠落在草地上；将视线慢慢收回，那些草叶梢儿托着白云一跳一跳地轻悠悠地走着。那些不知名的淡黄色的野花，却从盘根错节的野草丛

中挣扎着挺起身，抬起头，把淡黄淡黄的小小的粉脸仰向天空，似乎在呼唤着什么，似乎在注视着什么，也似乎在期盼着什么。“小青！小青！小青！”我再次大吼三声，以明确无误地证明自身的存在。吼声朝着远方扑去，我听到我周围的空气被我的吼声震得发怵、发颤、发抖……空气浑身都轰地冒出一身鸡皮疙瘩。我微微地笑起来，抑郁而痛苦的心情变得轻松了。双臂终于在半空中合拢，两只手掌也贴到一起，“剪刀”立即变成了一颗黑色的“缝衣针”。我突然童心大发，像小学生上体育课时那样一蹦一跳，一跳一蹦，宛如穿针引线——把阳光金色的丝线透过我手指缝间的针孔，将湛蓝蓝的天幕和绿莹莹的草地缝合在一起。

越过草地，便是几江岸。岸边有一个渡口：几江渡。

我朝着渡口方向走去，一边走一边轻松地唱着歌。

第二章 少女素描

小美把那只小小的木船泊在岸边，提起竹篙从船尾那个孔洞中插进河底，稳住船。想了想，仍不放心，又从船舱中取出一根纤绳，一头系在船头上的铁环里，另一头系在岸上的一块大青石上。做完了这一切，她才放下心来。嘴里轻轻地哼着一支愉快的调子，手搭凉棚远眺对岸。对岸是白晃晃一片，江面上也是白晃晃一片。她知道那是火辣辣的太阳照射的结果。她不知道也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今年的太阳辣得这样早。初夏才刚起头啊！白晃晃一片光影中，偶尔有一团黑影掠过，或者那团黑影在白影中划一道优美的弧线。小美知道：那黑影是水鸟儿。

确信没有人过河了，她便身子一屈一伸，跳下船头，沙滩上留下

两个深深的脚窝。脚刚提起，脚窝里便浸满了清水。

小美来到中坝上，她要去采集开放在野草丛中那种淡黄色的野花。早已有过客给小美捎了口信，小美已经知道她的哥哥回来了，并且要到渡口来。小美还知道她的哥哥是带着满心伤痛回来的，他要到渡口医治他心中的创伤。

小美要采集野花送给她的哥哥。

开放在野草丛中的野花宛如一朵一朵淡黄色的火苗，在轻轻的微风中摇头晃脑。“姑娘如花儿，花儿如姑娘”——古人的比喻绝透了。

小美在中坝上蹦跳着，一会儿弯腰，一会儿挺身，少女饱满的胸脯和丰腴的身子在绿草黄花之中得到了尽善尽美的展现。她忽然冒出一个非常可笑的念头，旋即采下两朵野花插在胸襟前的衣袋里，把胸脯故意挺得高高的。风儿依然轻轻地吹着，两朵鲜花在衣袋里不停地旋转着。她感到胸脯上麻麻的，痒痒的，有一种让她说不清道不明的麻酥酥的感觉。她低头细致地一看，禁不住满面绯红。那两朵插在她胸襟前衣袋中的野花，似乎是从她结实而丰满的胸脯上长出来的啊！小美羞涩地抓下野花，正想远远地扔掉，却又像想起什么，睁大双眼向四周望去。宁静的草地仍旧是宁静的，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她不信，总疑心天上、或地下、或草丛中隐身着什么人。屏息静听，只有火辣辣的太阳光在她的头上把空气烧得轰轰直响。她又把两朵野花举到嘴前，鼓起腮帮子吹出一股热气呼呼作响，野花儿在响声中滴溜溜地旋转着。终于，她相信没有什么人隐身在她周围窥视她了。于是，小美将那两朵野花高高地抛向半空中，似乎把心中的疑惑狠狠地扔掉了。眼见那两朵野花很快地飘到草地上，她鼻孔里狠狠地哼了一声，继而飞快地弯下腰，飞快地拔着野草丛中的野花。淡黄色的野花从她手中蹿出去，越过她的头顶，飞过她的后背，散落在她身后。一会儿，小美停下来，伸直腰，回头看见身后的那条“花路”，再望望前方：前方是一望无际的空旷的草地，那种淡黄色的野花也随着草地向前一

望无际地开放着，铺展着。她立在原地旋转了一圈，四周的野草野花也跟着她争先恐后地旋转着，争先恐后挤进她的眼帘。“哈哈……”小美为自己孩子气的举动开心地大笑起来。她明白了：草地上的野草是拔不完的，草地上的野花是采不尽的。

一阵微风吹来，风中送来一个年轻男人青春的歌声。

小美细细地听着，禁不住满心欢喜，惊喜地嚷起来：“哥哥，啊，是哥哥回来了。”太阳光照射着小美红艳艳的脸儿，脸上的笑容宛如一支无声而韵味隽永的歌谣。“啊，哥哥！”她朝着草地深处跑去，那两根乌黑而柔长的辫子在她身后欢快地舞蹈着。

第三章 陌生的过客

沙滩上有一个窝棚。用三根大楠木支撑在沙滩上，楠木之间密密麻麻地绑上小木条，然后到中坝上去手舞割草刀打来那种绵长而柔软的野草，晒干，再厚厚实实地铺盖到小木条上去。远远看去，像远古时人们居住的窝棚。平常，窝棚里没有住人。小美尽管野性十足，却终究没有足够的胆量在这儿过夜。

天要擦黑的时候，我对妹妹说：“小美，今天晚上我不想回家去住。”

“哥哥，那你住哪儿啊？”妹妹站在船头惊讶地盯着我。

我指了指窝棚，没说话。

妹妹仍旧惊讶地盯着我。

我撒了个谎，说：“我好久没在野外过夜了。小美，我今天晚上想在这儿过夜。”

实在是因为暮色勾起我对初恋的回忆，并由此而招引来许许多多痛苦的往事……原本以为回到了故乡，来到这块神秘莫测的草地上，

那许许多多痛苦的往事就此烟消云散，从此不再袭击我的心灵。

可是，为什么那些往事又会在暮色中复活呢？难道是因为当初我的初恋和失恋都是在暮色中发生的吗？我打算在这静谧的夏夜里，独自默默地清理我那些杂乱无章的思绪。

没料到妹妹却说：“哥哥，我今晚也不回去了，我陪你。”

我劝着妹妹：“小美，你要回去的，你不回去，爹娘会很担心的。”

“哥哥，爹娘不会担心的。他们晓得有你保护我呢。”妹妹拿起横放在船舷上的竹篙，双手将它举过头顶朝我“嗖”一声射过来。

我大惊失色，可嘴里的“啊呀”声尚未吐完，那根竹篙已深深地插进身边的沙地里。

妹妹大笑起来，一边笑一边说：“哈哈，哥哥，看把你吓成啥子样儿了。哈哈……”

我稳住心跳，愠怒地说：“换成你，没准儿早吓死了。”

“我才不呢。”

“小美，你越来越野了，我担心你今后怎么嫁得出去。”

妹妹跳下船头，跑到我跟前，双手搂住我的脖子，如同小时候一样撒着娇说：“哥哥，我不嫁人，一辈子也不嫁。”

“想做老姑娘？”

“我还想当尼姑呢。”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妹妹，盯着她那张黑红黑红的脸庞，盯着她那两颗亮若星辰的眸子。

妹妹松开一只手，轻轻地拧住我的耳朵，轻柔地问：“哥哥，你还在想着那些伤心事情吗？”

我感觉到脸上的肌肉抽搐了几下，努力地做出一点点笑容，却是那么苦涩涩的。我知道了：我脸上的所谓笑容是呆滞的，死气沉沉的，甚至比哭相还使人难受。

“哥哥，我晓得你心里头还挂着那个女娃儿，我晓得的，你哄不

了我。”妹妹圈起两片花瓣儿似的嘴唇，对着我的额头悠悠地吹出一口凉气。

妹妹是漂亮的。我为拥有这样一位漂亮的妹妹感到高兴。我多么希望妹妹不要出嫁，然而，妹妹早迟是要出嫁的。我想，不知哪位男子汉才能驯服她，得到她充满野性而又不乏柔情的爱情？

小美特别喜欢草地上那种淡黄色的野花，采了两大束，扯两根野草绑住，插一束在船尾上的孔洞上，另一束绑在竹篙梢上。小美正值花儿般光彩灿烂的年龄，她喜欢野花也是情理之中。

她站在船头，手搭凉棚朝中坝望去，一会儿，对我说：“哥哥，有人过河来了。”

我看看天色，天都快擦黑了，谁这么晚了还过河呢？

“我从来没见过那个人，生人。”

小美说没见过的人，一定是远离这块土地的陌生人。妹妹在这儿撑了快两年的船，来来往往的过客她都认熟了，老远就可根据别人走路的姿势认出那人是谁。即使是大雾天，只须对方开口说话，她也能准确地喊出姓名。反过来，来来往往的过客也都认熟了小美，离开这条船时，心里无不装着这位美丽漂亮的少女的姿影，或激动或惆怅地离去。

那人来到了渡口上，原来是位身材魁梧的小伙子。肩上那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得他气喘吁吁的，担子里不知装着什么贵重的东西。他放下担子，问：“妹子，是在这个地方过河吗？”

小美把竹篙抱到怀里，点点头。

“还好，还好，没走错。”

小美向那小伙子问：“你那担东西有两百斤重吧？”

“有有有。”

小美浅浅地笑着：“要多收一份过河钱哟。”

“没啥子，没啥子，只要能过河，多收一份过河钱没啥子关系。”那位小伙子一边说一边用白汗帕子抹着脸上和胸脯上的汗珠儿。猛然间，他像发现了什么，双眼倏地闪着早霞般的光芒，抬起头死死地盯住站在船头上的小美。

作为一名曾经恋爱过的男子汉，我非常理解他眼光里所蕴藏着的含义和情感。

小美却一点不羞怯，她迎着那位小伙子的目光，细致地端详着他。小伙子的人才是不错的，浓眉大眼，裸露着古铜色的上身，浑身的肌肉结实而富有弹性，充沛的精力和旺盛的青春活力，将肌肉鼓成一个又一个肉疙瘩，仿佛每一块肌肉就是一曲力量的颂歌。一眼即可看出，这是一个磨骨头养肠子、靠卖力气为生的男人。小美笑嘻嘻地问：“喂，上船啊。你不过河了吗？”

那位小伙子仍旧痴痴地望着她，像在看一件珍稀物件。

我望了望妹妹，又望了望插在竹篙梢上那束淡黄色的野花，这朵野花是多么讨人喜欢啊，我想，妹妹有这么一张花儿般的脸真是太幸运了。我又望着那位小伙子，望着他那一副如痴如醉的神态。一会儿，我看见他脸上的肌肉在一阵一阵微微抽搐着，那位小伙子一定在竭力遏止着胸中冲动的感情。

这时，小伙子却开始进行着一项倒霉的事情——他掀开宽大的裤腰，转身背对着小美在沙滩上撒起尿来，一边撒一边扭头对小美说：“妹子，莫回头，莫偷看哟。”

在我的故乡，男人们像这样背对着女人撒尿的举动极其普遍。那些在田边地头干活的男子，若有了便意，总是一边掀开裤腰一边朝着身边的女人大声说：“二老爷要吐口水哟……”嗓音嘹亮且富有韵律感，也特别把“哟”字的尾音拖得长声吆吆的。于是，周围的女人们便赶快转脸望着远方的山岗，或是将脸望着天上的浮云，有的干脆闭上眼睛，似乎在打瞌睡，又似乎在倾听“龙吐水”浑浊的激流声。

但是，现在……

那位小伙子下流的举动把我激怒了，我气呼呼地走过去，“啪”一声响亮地拍了一下他的肩头，愤愤地说：“伙计，不要脸皮子了吗？”

那位小伙子吓了一大跳，惊慌中竟然急急地将那东西塞进裤内。

我清晰地看见“龙吐水”顺着他的裤腿往下游去。我又重重地拍了一下他的肩头，说：“伙计，不穿件衣裳吗？推船的可是位妹子哟。”

“去你的！”他怒吼起来，举起右手，“大热天穿啥子衣裳。老子打死你！”

举起的手掌尚未打下来，他眼前突然冒起一团黄光……原来是野性的小美将怀中竹篙横冲过来，竹篙尾梢不偏不倚，恰好搁到那位小伙子的鼻梁上，尾梢上那朵黄花又恰好遮住了他的眼睛。

我和那位小伙子同时愣住了。

小美“唰”一下收回竹篙，笑嘻嘻地说：“喂，过河的，上船啊。再不上船，我就不推哟。”

“来了。”那位小伙子慌忙挑起担子，临上船的时候，回过头又一次狠狠剜了我一眼。

该开船了，小美却跳下船头，飞快地跑到我跟前，扯住我的一只耳朵悄悄地说：“哥哥，隔会儿看我收拾他。”

“哥哥，你不要再挂念城里头那个女娃儿了，隔几天我托媒婆给你说一个，同样的能生娃儿。要得吗？”

“这……”

“哥哥，你说呀，要得吗？”

“小美，天快黑尽了，去搞点吃的吧，我肚子饿了。”

“哈哈，哥哥，荒山野地，到哪儿弄吃的啊？”

“没办法啦？”

“嗯，没办法了。”

“唉……”

“哎，哥哥，你还记得他吗？”

“你是说那位小伙子？”

“是啊，嘻嘻，哥哥，在河里头，我把他收拾惨了。”

“哦……”

“哥哥，他说还要回来，要回来……找我算账。”

“哦……”我忽然心血来潮似的问，“小美，你喜欢他吗？”

“哥哥，小美没有你这么笨，只晓得在一棵树丫丫上吊死。”

“小美……”

小美一边撑着船一边唱起歌谣。歌声并不动听，一如小美黑红黑红的脸庞一样，闷轰闷轰的。但在这空廓的几江河上，在习习的晚风中，闷轰闷轰的歌声顽强地向四周扩散去，很快消失得无“音”无踪。随着歌声，小美一会儿弯下腰如夏夜里弯弯的月儿，一会儿挺起身如山野中的竹笋。

那位小伙子坐在船尾上。船舱中放着他的担子。他微微地低着头，聆听着小美刚刚拖完最后一个音，那位小伙子立刻喝起彩来：“好好好，妹子，你唱得真好。”

“我唱得好吗？”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歌。”

小美看了他一眼，手不停地撑着船，鼻孔里却轻轻地“哼”了一声。

那位小伙子没领会到这一声“哼”里所包含的讥讽意味，反而要求道：“再唱一个歌，行吗？”

“不行。”

“唱吧。”

“不！”

那位小伙子想了想，“我再多给你一份船钱。”

小美又看了他一眼，鼻孔里重新重重地“哼”了声。

“妹子，行吗？”

“我先前已经唱了呀。”

“算在一起，算在一起。”那位小伙子急忙站起身，从担子里取出一个帆布挎包，摸出三枚铮亮铮亮的面值五分的硬币，“当当当”连着三声响亮地抛在船舱中，绷起一副钱多得直往外扔的阔佬似的样子。

小美把船停下来，静静地望着他。

“妹子，不够的话，我又……”想了想，终觉不妥，改口道，“我想是够了，完全够了。”

“哈哈……”小美手扶竹篙笑起来，“哥子，你这人真小气，两份船钱一角，一首歌五分，一角五分钱早已报销了，还想要我另外唱歌？哼！”

“妹子，我想是够了……够了吧，妹子，肯定够了，我在心里头拨过算盘珠儿的，我心里头有小九九，我心里头有数。”

“哈哈……”小美这次是真心实意地开怀大笑起来，对方那种奸猾神态中透出的质朴本色显得非常滑稽可笑。从这时候起，她开始感觉到这个小伙子并不坏，甚而还有些讨人喜欢的地方。是的，这是个会过日子的人，这是个懂得钱为贵的人。这两条对于生活在大山中的农村人来说多么重要。

“喂，哥子，你从哪个地方来啊？”

那位小伙子一愣，继而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用手“啪啪”地拍了几下脑门，那意思似乎是在说：妹子，我晓得你对我有意思了。“南家沱，妹子，你到过南家沱吗？那里有马路，很宽很宽的马路；有红砖砌成的高烟囱，会冒很粗很粗的烟子；对了，那很粗很粗的烟子，有时是黑的，有时是白的，有时还要冲出火红的光……”他喋喋不休地说着，非但没把南家沱说得来像枝花，却让小美感到那个地方很脏，很丑，甚至有些可怕。